



~ 16  
2693  
8





門 16  
號 2693  
卷 8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

題跋五

跋陶淵明詩集

靖節為陶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二書及南史千有餘年  
從無異議近世山陽閣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  
遠已為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  
藉侃而重詠既名父之子說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通人  
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辯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  
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長

昭和九年  
十月十一日  
購末



沙勲德卽以己之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宋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閻又以訾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卽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訾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淵明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勲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靖節

千秋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嘗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旣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可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旣遠已爲路人似有罅隙可指今以晉書攷之



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詩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而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閩又云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尋陽郡卽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郡未分之前淵明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仍同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辭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藉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

此亦一證戊申八月讀靖節集竟因書於後

### 跋庾子山集

錢唐倪魯玉注庾開府集世稱詳贍然頗昧於地理子山爲洛州刺史在周武平齊以前其時洛州治上洛故滕王序有上洛童兒南山故老之語注以河南洛陽當之不知子山刺州之日洛陽尙屬後齊未入宇文版圖也哀江南賦鎮北之負譽矜前注家多以邵陵王綸當之子攷梁史當指鄱陽嗣王範而言範嘗爲鎮北將軍故有鎮北之稱邵陵則終於司空非鎮北也注乃以綸嘗刺揚州揚在江北故云鎮北益穿鑿可笑梁之揚州



今金陵也豈在江北乎

跋柳河東集

注柳集者南城童宗說新安張敦頤雲閒潘緯不知何人合而刻之潘氏音義成於乾道三年此本於敦字尙未缺筆當刊行於乾道淳熙之朝矣南府君廟碑沂城鑿穴之奇句蓋用潘安仁馬汧督誅而注家不知出處疑其用田單火牛事殊可笑也

跋李衛公集

右李衛公文集二十卷卽會昌一品集也別集十卷其前二卷雜賦也後二卷平泉山居艸木記也外集三卷

窮愁志也衛公撰述各自爲名後人編集併而一之宋史藝文志既有別集十卷而又別出雜賦平泉艸木記二種蓋史家未見此書但循名列之而不悟其重複也宋志別有姑臧集五卷謂是翰苑所作今別集卷第三至第八詩文多外任遷謫所作絕無翰林制誥之文則姑臧集已失其傳矣唐書方鎮表貞元元年復置桂管經略招討使七年罷領招討使此後未見改經略爲都防禦之文而鄭亞序會昌一品集題銜云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不云經略然則表有脫漏矣

跋溫飛卿詩



溫飛卿詩今盛行吳中顧俠君注蓋因山陰曾益注而增正之然尚多躋誤如醉後獨知殷甲子本用箕子事而注云紂以甲子日死豈非郢書燕說乎乘舟覓吏經輿縣用晉書桓彝事此非僻書而顧亦不能注甚矣注書之不易也

跋笠澤叢書

魯望松陵唱和詩作於咸通己丑庚寅閒此書則乾符己亥所作也唐史本傳云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攷宰相表攜以乾符元年十月拜相次年六月蔚亦入相五年五月攜罷九月蔚亦

罷六年十二月攜復相廣明元年十二月又罷魯望以拾遺召在二人當國之日必是乾符二年以後五年以前其卒亦當在此時矣今據叢書則乾符六年魯望尚無恙計敏夫唐詩紀事云卒於中和初中和改元又在己亥後二年蔚與攜皆已先死然則史所云殆未可信也

跋徐夔鈞磯文集

正字撰述見於崇文總目者賦五卷撥龍集一卷今皆不傳此鈞磯文集十卷乃其後人可珍所編可珍未詳何時人其序稱延祐丁酉然延祐實無丁酉歲疑傳寫



誤爾正字名它書多作寅此獨作夤未知其審唐人集傳於今者尠矣此雖闕其第五卷較之它本作二卷爲善壬子十月從黃孝廉假讀因記於卷尾

跋東坡詩集

東坡詩出門便旋風吹面便旋與聯翩皆疊韻字注家引左傳注以旋爲小便固可笑或引詩毛傳便捷之貌便捷一作便旋爲證亦非也按廣疋釋訓篇便旋徘徊也張平子西京賦便旋閭閻薛綜注云盤桓便旋也盤與禕桓與徊皆聲之轉文異而義不殊王逸注楚辭云便旋中野立踟躕也與廣疋義亦同東坡之意蓋出于

此

跋北山小集

黃孝廉丕烈買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則乾道六年官司簿帳也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古人公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妙仍可它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輒薄不耐久數年之



後徽爛蠹蝕不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者此本紙墨古雅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不忍釋手嘉慶丁巳冬日

跋孫尚書大全集

孫仲益以文章名世而宋史薄其人不爲立傳唯藝文志載其所撰鴻慶集四十二卷予所見本題云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凡七十卷係王文恪公所藏本後歸葉石君氏今爲周漪塘明經所有仲益專主和議又汙張楚僞命讀其文於呂惠卿莫儔万俟卨譽之不容口而毀李綱陳東李光尤力幾於無是非之心者然其駢偶

之工自汪彥章而外未能或之先也仲益歷官本末不見於史今以文集參攷知以大觀四年登進士又七年再中詞學科歷校書郎宗正少卿監察御史出知廬密二州靖康元年自國子司業除侍御史尋出知和州召還試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建炎改元以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言者劾其受僞官責授歸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二年起爲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未幾召還除給事中遷吏部侍郎直學士院轉戶部尚書三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溫州未行改知平江府尋落職紹興元年復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二年坐盜用官錢貸



死除名編管象州閱三年放還經郊赦復奉議郎二十  
六年上書自訟復左朝奉郎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改提舉南京鴻慶宮二十九年以敷文閣待  
制致仕乾道五年卒年八十有九

跋渭南文集

今法有凌遲之刑蓋始於元明而不知其名之所自攷  
宋史刑法志載真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  
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  
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然則宋初已有凌遲之名而當  
時未嘗用也後讀放翁奏狀有云伏覩律文罪雖甚重

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  
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  
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  
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  
必報以凌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掘人之冢墓者亦將  
滅其族掘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  
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  
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  
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  
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增國家太平之福乃知



此刑昉于五代而南渡時固已用之矣

跋史彌寧友林乙藁

甲戌秋予在都門過金匱吳學士尊彝齋有朱槩友林乙藁假歸手錄其副藏之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友林詩藁二卷此編祇一卷疑尚有甲藁而今失其傳厲樊榭所見亦祇有乙藁也彌寧字安卿越忠惠王浩弟源之子由國子生歷知邵陽軍予嘗見史氏譜以為知秦州史氏譜源字文翁彌寧字清叔以宗女澤住至武功大夫太子右春坊閣門宣贊舍人除忠州團練使知秦州兼淮安提舉南渡時秦州不入版圖殆終於知秦州妻趙氏封令人秦州秦字形相涉而譌耳詩雖不多頗有佳句如雲巒

著色四時畫石瀨有聲千古詩一毛不拔管城子冷眼相看石丈人置之涪翁集中莫能辨也集中有寄慥齋弟詩慥齋名彌林亦能詩

跋溼水文集

元遺山撰閑閑老人墓志稱公詩文號溼水集前後三十卷子所得本祇二十卷元光二年翰林學士楊雲翼序之閑閑卒於壬辰歲而序成於癸未疑即遺山所稱前集其後集十卷則世失其傳矣予家收藏石刻有乞伏邨唐帝廟記鄧州宣聖廟碑蓋公和尚狀銘皆不見於此集據遺山云公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氏者



不在也則蓋公之銘例當刊落其餘二篇或在後集十卷之內乎  
廣韻二十一震部信字下云信姓魏信陵君無忌之後又複姓有信都信平二氏信都氏與信氏源流各別元裕之撰五翼都總領信公碑云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誤合二氏爲一矣北史本傳稱芳者十有一未嘗連都字

跋雪樓集

程文憲公集予訪之二十年未獲歸田後始得之西吳書估舟中乃明洪武乙亥與畊書堂刊行本亟購而藏之歐陽原功李好文序俱云四十五卷而此本乃卅卷蓋刊刻時併省其元第非有殘闕也文憲於至大皇慶閒再掌制誥高文大冊多出其手集中碑志諸文可裨益正史者甚夥如孟速思史稱其子九人多至大官據公所撰碑實十一子而阿失帖木兒嘗以畏吾書授成宗武宗仁宗卒贈武都王諡忠簡尤宜補書於本傳也丞相忽魯不花丞相別不花平章烏伯都刺史皆無傳據公所撰制知忽魯不花嘗追封歸德王諡忠獻而別



不花烏伯都刺之三代俱有封諡予嘗病元史於宰輔多不立傳欲博攷它書次第補之而衰疾健忘聊記一二以便檢尋

跋清容居士集

伯長以史學自負其上修三史事狀勤勤以搜訪遺書爲先可謂知本務矣顧其所覩列者皆東都九朝之遺事至於南渡七朝之紀載略不齒及豈有所忌諱而不欲盡言與厥後三史刊修伯長已不及見而其孫曦以家藏書數千卷上之史局裒集之功爲不虛矣伯長於史鄭諸族皆密戚故所作詩文從未一寓刺譏之意使

居總裁之任恐亦未能直筆也

跋漢泉漫藁

曹文貞公漢泉漫藁十卷據元史本傳似合詩文言之此本爲其子復亨所編僅詩九卷樂府一卷有張夢臣歐陽原功蘇伯修呂仲實序及吳閒閒後序附以曹克明撰神道碑王繼學撰畫像贊并祭文挽章甚備其爲完書無疑傳云有詩文十卷者蓋未足信傳又云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攷神道碑子震亨謙亨泰亨皆已前卒初未登顯仕而謙亨并未得官史之難信如此碑稱孫男八人而傳云十人或有生於撰碑之後者



跋道園類稿

碑志之文近於史者也而其家持行狀乞文者未必通  
知舊章秉筆者承其譌而書之遂爲文章之玷虞伯生  
撰鮑君實墓志云從其家得宋藝祖賜其先世忠壯公  
君福鐵券文則因錢元瓘之所請而賜也又云君福從  
元瓘歸宋自以其國貢賦無蕝盡焚其籍令有司別具  
中法以進按吳越納土者忠懿王俶非文穆王元瓘也  
文穆薨於後晉天福中與宋邈不相及鐵券之說亦不  
可信矣又撰張宣敏公神道碑云歲戊戌因大帥河南  
忠武王阿朮以歸國朝攷阿朮卒于至元二十四年年

五十四則太宗戊戌之歲阿朮僅五歲耳何不攷至此  
後讀元史察罕傳云歲戊戌授馬步軍都元帥率諸翼  
軍攻拔滁壽泗等州乃悟張子良本因察罕以降察罕  
亦封河南王謚忠宣後人誤以爲阿朮伯生不察而書  
之元史子良傳又因伯生文而書之殊憤憤矣道園能  
古文而未究心史學故有此失

跋金華黃先生集

曩在都門從友人借讀黃文獻公集僅十卷係仙居張  
儉存禮所刻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誌狀於第七卷  
末尤乖刺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齋見元槧金華黃先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一  
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心也攷宋景濂  
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  
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  
初稿三續稿一至廿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爲一書無  
疑但闕續稿十一至十八廿九至卅耳貢師泰序稱初  
藁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所云  
王宋二生卽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  
蓋太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故也  
行狀云續藁三十卷今貢序作廿八卷蓋作僞者洗改  
痕迹宛然廿八必三十之譌并初續藁爲三十三卷爾

跋倪雲林詩集

元鎮詩久散佚今所傳者荆溪蹇曦朝陽編集蹇序自  
言得之王梅西舊藏然亦出於後人摭拾多有贗作元  
鎮卒於洪武甲寅十一月年七十有四見於周南老所  
撰墓志然則至正乙未元鎮已五十有五矣而集中乃  
有乙未歲余年適五十感昔人知非之言漫賦長句此  
豈可信耶董文敏家藏元鎮絹本山水後題庚戌歲予  
年六十五蓋作僞者因此詩而傳會成之

跋陶學士集

明太祖初興奉龍鳳正朔枝山野記載太祖伐張士誠



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王元美詔令  
攷載太祖與魏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年凡十  
有七道前二道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稱吳王  
令旨實錄與正史俱隱而不書茲讀陶主敬集首載龍  
鳳四年十月江南行中書省劄付一通至正之十八年  
也又載龍鳳十年二月及十二月吳王令旨各一通其  
文皆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此則至正之二十四年也  
太祖之稱吳王蓋林兒命之故書皇帝頂格書吳王空  
一格史稱諸將推奉爲王亦非其實也及林兒旣亡始  
有吳元年之稱亦可見太祖之不忍顯背僞宋矣

跋江雨軒集

崑山葉文莊公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服官數十年未嘗  
一日輟書雖持節邊徼必攜鈔胥自隨每鈔一書成輒  
用官印識於卷端其風流好事如此今惟菜竹堂書目  
尙有鈔本流傳而堂中圖籍散爲雲煙久矣予所藏江  
雨軒集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卷末有公裔孫奕苞小  
印知爲菜竹堂鈔本雖字畫潦草却是三百年前舊物  
可寶也偶氏不載於姓譜武孟自署義易蓋其郡望亦  
未詳其得姓之始武孟生于元季明洪武中舉秀才累  
官荆門州吏目卒於永樂庚子壽至八十有二官雖不



達而足跡幾徧天下晚年以目微眇自號瞎牛翁陸象  
孫選太倉文略以武孟詩爲首焉

跋鮑翁家藏集

鮑翁年六十九時讀東坡行年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之  
句賦詩寄懷其序云蘇公年止六十五而自公七十六  
予今適介其閒以予攷之自公生於大歷七年壬子卒  
於會昌六年丙寅實七十五歲蘇公生於景祐三年丙  
子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實六十六歲吳蓋一時記  
憶之誤

跋弇州四部稿

第四十卷庚午元日日食詩云甲寅元日兩不食庚午  
正元食稍微甲寅者嘉靖三十三年也庚午者隆慶四  
年也攷之史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兩不  
見而次年元正無日食事初疑元美述其所見似不應  
誤試以大統術推算嘉靖癸丑正月戊寅朔入交二十  
六日七千六百七十七分有奇正入食限而甲寅正月  
壬寅朔入交二日四千八百二十一分有奇則已逾食  
限矣元美以一代文獻自命不應差誤乃爾蓋文人自  
矜彊記失於檢照往往有此病

跋弇州山人續稿



元美以萬歷癸酉任湖廣按察使其歲七月望與守巡諸公同游赤壁見於本集歲月分明而跋東坡定惠院海棠詩乃云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何其誤邪且嘉靖壬戌公方以家難銜恤里門安有遠游三楚之事此必校書人妄改恐有執此訾議公者聊復辨之

又

予讀明史職官志稱自宏治六年內宴大學士邱濬以禮部尙書居吏部尙書王恕之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在六部上矣而少詹事以下入閣其班位無明文據元美所撰呂文安公傳公以少詹事兼翰林學

士入閣廷試賜宴禮部分宜擬公坐三品上特命次尙書蓋異數也學士向列四品京卿上今班次尙書則視二品矣故以爲異數此談典故者所當知也

跋徐氏海隅集

明三百年吾鄉先達官至二品者惟龔徐兩尙書龔以侍郎致仕加銜初未履任名列七卿表者獨徐公一人爾自成化周洪謨後宗伯一席非翰林不得預公獨起家郎署不由詞林尤爲希曠之遇王元美與公書謂破格登賢爲國家第一盛典鄉邦第一盛事者也世俗訾公更名結婚兩事更名本末公集中自記甚詳若申文



定公與公同郡閣部相去一開門戶相當豈有繫援之嫌文定既登首揆公即致仕里居終文定秉樞之日公未嘗再起揆之形迹亦無可議明季愛憎之日大率如斯不足信也因讀公集輒爲辯之

跋歸太僕集

震川爲唐虔伯志墓其銘詞有云日月光曜天曜星同蓋用漢書天曜而見景星之文孟康以爲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也校震川集者謂星同二字不可解斷以爲誤文星同者三星同色也何不可解之有殆未曾讀漢書矣元功之不學如此宜其見嗤于鈍翁也

跋方望溪文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栢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臬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濛中望溪之病偶讀望溪文因記所聞于前輩者



跋元詩前後集

元詩前集六卷野江傳習說卿采集儒學學正廬陵孫存吾如山編類後集六卷亦存吾編類前集有虞伯生序後集有謝升卿序卷首皆題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蓋江西書肆人所爲假道園名以傳序文淺陋亦未必出道園手也刻成于後至元二年總目之後又有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卽刊四方吟壇多友倘有佳章毋惜附示李氏建安書堂謹咨云云小人嗜利欲其擇之精難矣然近世博雅收藏之家皆未見此書予於京師琉璃廠書市以二百錢得之戲謂家人曰此宋人之

泚泚統惡知其不直千金也

跋太倉文略

乙巳春予主婁東講席訪求鄉先生遺文從顧秀才懷祖假得太倉文略四卷始偶桓訖龔存憲凡廿一人爲詩百七十一篇雜文四十一篇蓋明嘉靖中州人陸之裘象孫所撰而王夢祥奇徵所刊其凡例云世俗校選不論語意工拙惟取事關風化及剽竊理學緒餘承譌踵陋爲文章之蠹今但擇其詞理兼至藻實相副者此可見其甄錄之不苟矣此書流傳頗少故史家志藝文未之及象孫浙江參政容之孫奇徵則文肅公錫爵之



父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

嘉定錢大昕

題跋六

跋宋拓鐘鼎款識

乾隆乙卯嘉平月吳門蔣春皋攜此冊相示古色古香  
允為希世之寶竹垞前輩攷之悉矣李心傳繫年要錄  
紹興十五年七月右宣義郎幹辦行在糧料院畢良史  
知盱眙軍良史入辭詔加直祕閣其時秦會之當國良  
史納古器於伯陽必其時矣此冊當是王厚之順伯所  
彙次順伯好金石精於賞鑒與番陽三洪善所著復齋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一  
碑錄最爲容齋所稱冊內有洪邃字景裴者當是容齋昆弟行也自方城范氏鐘以下兩葉無順伯私印且雷鐘已見前幅不應複出疑松雪翁增入非順伯之舊矣予嘗見松雪篆書大道歌石刻筆法與冊首四篆字相似倦圃定爲文敏手迹可謂先得吾心也

跋石鼓文宋拓本

石鼓文今國學掇本厘二百五十四字卽元潘迪作音訓時亦止三百八十六字獨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傳師跋其爲北宋掇本無疑此希世之寶較之天球赤刀尙勝一籌勿以尋常紙墨視之

跋元儒婁先生碑

婁先生碑曩見趙靈均臨本於錢唐黃小松郡丞許今見此本真優孟之與孫叔敖矣周公謚法未有元儒之目漢人私謚各出新意不必求合於古如陳太邱之文範範亦非古謚也自婁君有此謚繼之者法真郭荷之元德索襲之元居宋織之元虛悉數之不能盡矣字書無格字當與荅同說文荅小赤也

跋西嶽華山碑

吾友黃君星槎示予西嶽華山碑拓本文字精好以洪丞相隸釋校之亡者厘九十七字殘闕者又數字初爲



關中東肇商所藏後歸之郭允伯又歸之王山史趙子  
函顧亭林所見皆卽此本也不知何時轉入新安故家  
星槎官子歛得而有之公車北上往來三千里常置行  
篋中客請以重價易之笑而不應也華嶽漢碑著于歐  
陽氏趙氏洪氏之錄者凡四惟此碑後亡然自明嘉靖  
地震以後拓本之存于世者已與赤刀天球共珍冊尾  
有山史手書屬其子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今  
距山史又百年其寶愛更當何如碑云周鑒于二代今  
本論語作監云禘祭之福今本周易作禴文殊而音義  
同漢人傳經授受各別不皆同文也

### 跋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二在今成都之新都縣卽漢郫縣也今失其  
下半較洪文惠所錄少十餘字稚子嘗爲溫令溫屬河  
內郡此刻稱河內縣令不云溫令趙氏以爲史誤文惠  
駁之謂河內是郡名無令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  
謂河內之縣令爾卽溫也然予嘗疑之漢時令長結銜  
皆無縣字猶太守不繫郡也廣漢綿竹令王君闕趙氏  
亦讀爲廣漢縣令文惠始證其誤此河內下一字漫漶  
難辨其釋爲縣者亦沿趙之讀謂系反居左爾攷禮玉  
藻一命緼韍幽衡緼讀如溫而緼藉字亦有作溫者是



溫縉二文古人固通用矣竊疑河內下一字本是縉字  
縉令卽溫令猶曲紅長卽曲江長也曲紅見周府君碑縉字隸  
作縉而趙誤讀爲縉亦如讀縣竹之縣爲縣也若稱溫  
令爲河內縣令恐無此例惜乎石刻漫漶未得其真又  
不得起文惠於九京而質所疑耳酌泉主人嗜古博洽  
其必有以教我

跋太室石闕銘

此銘始著錄於顧氏金石文字記顧所見僅十三行較  
之北本未及其半雖後幅曼患難讀然以亭林未盡見  
者而吾輩得縱觀焉謂非翰墨有緣耶丁巳七月七日

觀於楓橋袁氏之五視樓

跋高陽王湜墓志

北齊高陽康穆王湜墓志向來金石家皆未著錄震澤  
任文田以榻本見示證之史傳事迹多合其薨之月日  
據齊書本紀在正月癸亥而石刻乃是二月六日戊子  
當以石刻爲正王字須達贈都督冀定瀛汾魯雲顯青  
齊兗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皆史傳所不載百藥史殘  
闕神武諸子傳已亡後人取北史補之故事多不備此  
刻出於當時可裨史家之遺至如湜作滉謚作謚翰作  
翰貳作貳皆魏齊間俗字而渤海字作郭却合說文古



書脩循二字多通用故此刻稱楊脩爲楊循

此唐宣義郎周遠志等造阿彌陀石像記也唐高宗肅

宗俱嘗以上元紀年此記有奉爲天皇天后之文則在

高宗朝無疑其書后爲君左氏傳后庸卽舌庸之譌蓋

二字易相混爾

跋祠部員外郎裴道安墓誌

唐朝議郎行尙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族叔禮部

員外郎肅撰兼書裴君諱稹禮部尙書行儉之孫贈太

師光庭之子新唐書附見其父傳其字道安則史所不

載也行儉祖定高見於舊唐書本傳及新書宰相世系

表而隋書裴仁基傳作定此碑正與隋書同或疑當有

一誤予攷北史周宣帝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

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因悟定高本二名及仕

周天元時乃單稱定碑與史俱非有誤也行儉本仁基

之子新舊傳與此碑竝同而世系表乃繫於思諒之下

誤矣史稱光庭之卒也太常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

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

舊書諡曰克時以爲希蕭嵩意帝聞

特賜諡曰忠獻據此碑知由道安泣訴于朝故得改諡

也碑爲族叔肅所撰而亦稱爲君蓋碑誌之例宜爾不

晉書文集卷三十一



論親屬之輩行也

跋荊州法曹參軍趙思廉墓誌

此趙府君墓誌石本趙字雖漫漶猶隱隱可辨且其文云其先秦之祖同源分流實掌天駟而銘詞有宜孟之忠一語其爲趙姓無疑或題爲姚思廉者非也其稱亳州總管者亳州之譌而陸安郡亦未見於隋書是可疑爾

跋元靖先生李君碑

魯公書元靖先生碑與殷君夫人及家廟碑同一筆意皆晚年書之最善者世人愛千福寺碑不惜多金購之

此季咸所見善者機爾碑石已糜碎此本爲江都汪容甫所藏獨完好蓋南宋後搨本經紹興丁巳風折之後厘損三十許字耳碑中門人人字誤寫中字遺名子子字誤寫韋字韋渠牟韋字誤寫渠字接字誤寫采字皆卽其誤改之舍光父孝威私謚貞隱先生見張從申碑此作正隱者魯公避其家諱也說文疋疋也古文以爲詩大疋字卽大雅也亦以爲疋字或曰疋字唐宋以來誤作絹匹之匹此碑賜絹二百匹亦用疋字蓋俗札相沿久矣其書遊藝字作藝亦它碑所未有

跋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王公神道碑



號州刺史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手所見者裝翦之本文理斷續難以尋曉其敘王之自出則云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崩赤當嗣爲桓廢而立用赤爲大夫其後奔晉代爲并州牧凡王氏無非赤之後而譏太原琅邪譜祖子晉之妄似矣然春秋秦漢之際安有并州牧之稱而所謂晉司空者名卓封猗氏侯史竝未見其人則亦無稽之談轉不若琅邪譜之遠有代序矣書法類顏平原或題爲魯公書未審所據

跋太常丞溫佶碑

溫府君名佶黎國公大雅之元孫也唐制位三品者父

祖得刻石神道文宗朝佶之子造以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故牛僧孺爲製此碑而裴潯書之碑失其下截不得建立年月攷僧孺自平章事出鎮淮南在大和六年十二月是碑之立當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宰相世系表溫氏出自姬姓唐叔虞之後以公族封河內溫因以命氏碑云溫裔頴頊爲己姓按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子卽蘇子也有蘇氏爲己姓則溫出己姓爲可據碑敘述先世處殘缺不可讀其云范陽令晉冲者當是佶之王父此亦可以補世系表之闕也歐陽公謂溫彥博兄弟三人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



大爲不可曉洪景伯據創業起居注謂昆弟皆以彥爲  
名大雅名犯孝敬皇帝諱故改稱字今讀此銘云先生  
之先在世多才曰博宏將三英彥聯亦足徵昆弟三人  
同名彥也

跋尊勝陀羅尼經

此義成軍節度押衙田任等爲節度使尙書西平公所  
立以史攷之西平公者段嶷也嶷以大和四年之鎮至  
建幢之歲已及五稔故有五載之語幢當在今滑縣黃  
玉圃撰中州金石攷獨遺之何也

跋錢本艸

此好事者所爲託之燕公卽樊厚荔菲彬亦恐子虛亡  
是之流然其言足以醒世書法亦非宋以後人所能辦  
也偶憶宋人小說稱盧懷慎暴死復蘇歎云冥司有三  
十爐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然則燕公亦未免  
采之非理矣抑有慕乎入不妨已之智而試爲之歟聊  
述之以供好事者一哂

跋吳尋陽長公主墓誌

李子書田示予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閩縣丞危德興撰  
文字完好蓋楊行密之長女適彭城劉氏誌不言劉之  
名字其歷任可見者由洪州副車卽別駕遷撫州刺史又



移舒州刺史其官則太僕卿檢校尚書左僕射也行密  
父名怵與夫同音誌中夫字皆缺末筆其稱銀青光祿  
大卿亦避諱改夫爲卿也容齋三筆載郢州興唐寺鐘  
題識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  
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  
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  
楊琮又鄱陽浮洲寺有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  
三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  
兼御史大卿正與此同劉爲主婿而不稱駙馬都尉當  
亦以避諱故爾誌於唐諸帝諱皆不回避獨民字缺末

筆未知其審攷行密本名行慙或以偏旁从民故爲減  
筆若云爲唐文皇諱則文中世字初不避也

跋高陽許氏夫人墓誌

錢塘何君夢華過吳門出此誌銘見示首題吳越國中  
吳府吳字稍曼患其誌文云遷厝于府城西長洲縣武  
邱鄉大來里攷吳越以蘇州爲中吳軍節度史未見中  
吳府之名予嘗讀嘉禾志載朱府君碑亦吳越時物文  
之續致桑梓在開元府海鹽縣是秀州嘗稱開元府而  
史亦未之及蓋吳越有國時於所屬州私立府名未嘗  
請命中朝及納土以後諱而不言史家無從采錄也



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

右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乾隆甲寅六月敬觀於公裔孫芝巖編修齋前爲學士院制詞次門下錄黃次尙書奉行前後鈐用尙書吏部之印數十處蓋告出於吏部也其云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者呂微仲也給事中臨者顧子敦也尙書左丞摯者劉莘老也尙書右丞存者王正仲也吏部尙書頌者蘇子容也吏部侍郎覺者孫莘老也次雲不見於宋史以李仁甫長編攷之蓋吏部郎中彭次雲也是時忠宣公由西府進登右相寄祿官自中大夫轉太中封自高平縣伯轉郡侯食邑食實

封遞有增加惟勳至上柱國更無可加故制詞有餘如故之語凡章服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未及品而任要職者則有賜中大夫正五品太中大夫從四品皆非三品而此制前銜稱賜紫金魚袋及拜相告身卽無賜紫之文者元豐新制太中大夫以上卽得服紫故也告中食邑食實封戶數與制詞異者併初封之戶計之唐時食實封者皆依戶數給緋帛故結銜用壹貳叁肆字以防詐僞宋則實封亦無別給但沿唐故事聊示區別耳自元祐戊辰迄今七百六十有七年而絹素完善朱印如新豈非忠孝淳厚之報神物所護持哉此制見於



東坡內制集同時除呂申公汲公皆東坡行詞而任希夷跋以爲文定攷子由入翰林在元祐四年六月而忠宣大拜乃在前一年其非文定詞明甚細驗任跋定字亦有洗改之迹當是紙墨剗敝後人以意補足希夷南宋人不應有誤也

跋東坡書醉翁亭記

東坡醉翁亭記豪縱不類平日所作或疑是涪翁不知涪翁書正從老坡出也公嘗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卽論書奚獨不然善相馬者妙在牝牡驪黃之外否則圍人廐吏優爲之矣據王字泰跋則明時已有真贋

二本新鄭所藏係贗本却有松雪諸人跋而此無之以真跋輔贗本亦骨董家作僞之長技然珠在而櫝去庸何傷此卷蓋鬱岡齋之物後歸于潤甫予以贈古琅范氏范又贈華山王玉質而毘陵謝氏得之今爲竹初丈所有丁未六月觀於鄞署之餐柏齋

跋黃山谷書范滂傳

山谷老人謫居宜州爲余氏二子書范孟博傳真迹後歸趙忠定公忠定之子崇憲以嘉定壬申知江州模刻於郡齋石久無存乾隆乙巳六月偶於四明范氏稻香樓見此搨本紙墨工妙而文多闕落蔚宗傳凡一千一



百卅字今失去二百六十二字樓宣獻詩跋亦殘闕不完攷攻媿集有此詩而無此跋蓋樓公初見余氏摹本賦此長句在奉祠里居時及嘉定改元臘月崇憲出示真跡宣獻已登樞府公事少暇但書舊作不復賦詩也忠定居饒之餘干而崇憲自題開封者南渡後宗子雖散處江南仍領於宗正司予所見題名石刻或稱祥符或稱浚儀或稱開封以寓不忘故都之思非與史有抵牾也莪亭秀才精於攷據并書以質之

跋鳳墅法帖

鳳墅法帖者南宋曾宏父所刻正帖二十卷續帖二十

卷皆宋人書云鳳墅者鐫于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也予所得僅兩卷一爲南渡名相帖一爲南渡執政帖宏父之父三復起家進士光寧之間嘗官臺諫轉太常少卿攝禮部尙書充賀金國正旦使以刑部侍郎致仕宋史雖爲立傳而不載奉使事宏父每稱先少師其爲贈官與否史亦未之詳也卷中所載皆諸公書翰而與其父少師往還之帖居其大半古人書問不輕假手門客行草大小踈密不拘要皆秀逸可愛宏父未冠失所怙然藏弄手澤久而不忘亦徵名臣之有後矣

又



鄭忠穆與六十七兄提幹博士帖有云穀當此艱危身  
任言責不敢愛死竭力向前頗亦有濟其事非一自謂  
無愧古人不負父兄之訓以此太后褒譽不已親除在  
樞府供職兩日矣荷祖宗之靈積慶流光假此以彰耳  
然時方艱危負責益重身既許國亦不能他顧遣二子  
歸乃畱種也行一不義以偷生穀必不爲若得兵戈稍  
息獲保首領以歸盡于牖下蓋出望外也宏父跋云公  
嘗作杜鵑詩遣謝嚮閒道往約呂忠穆張忠獻二公云  
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  
安得百鳥挾以歸此帖蓋公造詩時託子家問也忠穆

當苗劉之變正色立朝遣子一帖千載有生氣予友程  
舍人晉芳方撰次南宋事略予故表而出之俾舍人補  
書于穀傳云其易名忠穆亦史所未及也

又

鳳墅帖廿卷予所藏南渡名相執政二帖於弟爲十三  
十四益都李南澗嘗釋其文刻之粵東矣初意世間流  
傳當不止此乃三十年來徧訪故家藏帖者皆莫能舉  
其名癸丑仲冬澤州胥燕亭訪予吳門篋中出米帖廿  
露寺多景樓二詩附以小米二札則鳳墅帖之第十二  
也與寒家所藏紙墨行款無一不同蓋卽一部分散者



潘石室文集 卷三十一 十三  
幸而爲燕亭所得而予獲見之真翰墨之奇緣矣留予  
齋旬日摩挲老眼狂喜不寐爰鈔其文補入南澗所刻  
釋文之首此外十有七卷及續帖畫帖未識天壤之大  
尙有留傳否人苦不知足卽雲煙過眼輒增得隴望蜀  
之想知爲達觀者所竊哂耳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游畫寒亭詩廿六韻後題乾道七年三月朔  
後二日以本傳攷之蓋丁太夫人憂甫免喪時也公時  
年四十有二已有所恨老無奇之句歐陽公四十稱醉  
翁作記云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與公語正相類古君子

恐修名之不立與俗士之嘆老嗟卑者迹同而心異也  
公初以監獄廟家居孝宗初政應詔上封事至是恰十  
年矣故云十年落塵土也世傳公書學曹孟德此帖筆  
意在東坡山谷之間骨力險勁精采奕奕良可愛玩

跋薛氏義瑞堂帖

薛晨刻義瑞堂帖其石後歸天一閣范氏今亦殘闕不  
完丁未四月予在四明訪張芑堂寓齋因見此帖其卷  
首載史丞相浩與薛朋龜一劄予一見決爲贗作芑堂  
問何以知之予曰此劄後題少保右丞相衛國公史浩  
攷直翁於孝宗朝再入政府其初入相在隆興元年其



時官名不稱丞相此稱右丞相必在淳熙五年矣而朋  
龜以政和八年登進士相距六十載豈得尙無恙乎其  
後又有吳艸廬一跋云史專權固位而薛欲劾之故報  
以歸田之期此尤可笑史初入相五閱月而去位再入  
相未踰年而去位當時未聞有議其固位者文正生於  
宋季豈不知本朝掌故其爲僞托無疑也歸檢樓大防  
攻媿集稱吾鄉舊有五老會王公珩蔣公璿顧公文薛  
公朋龜汪公思溫俱年七十餘宦游略相上下王薛二  
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寓居始議爲八老會然則朋龜  
之歿在次翁之前也次翁卒於紹興十九年其時朋龜

已先卒豈能及見直翁之入相此必薛氏後人妄作讀  
樓氏文益徵予言之不虛喜而識之并以告芭堂云

跋方正學溪喻草彙纂本

正學先生風節似常山平原昆弟此帖縱逸如意不減  
爭坐位藁覃溪所摹固已得其神似矣予獨愛其論人  
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莫難於不得其源三語  
真有得乎聖賢教人自爲之心法也夫儒之爲世詬病  
者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一旦臨難茫然失其所守  
向所講求性命如小兒學舌盲人說書耳惡觀所爲本  
原哉讀溪喻而知先生之學之源正以未嘗自高而所



得益深也世徒見其舍生取義浩然與日星河嶽爭光  
而不知至大至剛之氣直養無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  
出非有所矯強憤激而爲之斯爲聖賢素位之學與俠  
士武夫慷慨於一時者氣象大不作矣

### 跋王濟之墨蹟

右王文恪公爲陸隱翁仲良作壽序仲良故奇士此序  
筆力奇縱不可方物足以傳其人真迹舊藏陸氏題識  
甚衆百年後子姓不能守轉入它氏今爲文恪裔孫秉  
直上舍所得先世手澤一朝入手誠爲快事爰裝而新  
之伏梁閣檻藏弃惟謹勿以缸面酒飲人致有豪奪之

患也

### 跋竹園壽集卷

竹園壽集圖予向讀匏翁家藏集心識之比來甬東屠  
君法田出以見示前後序詩俱完好圖則失其十之三  
矣卷中主賓唱酬凡十人皆當時名公鄉文采風流照  
暎千古其時各家俱藏一本獨襄惠之後閱三百年猶  
能世守足徵其子孫之多賢也秀水朱氏詩綜于有明  
一代詩家搜採最博乃自吳文定閱莊懿二公外俱未  
搜羅隻字竹垞足跡未到四明無由覩茲真跡但匏翁  
集具載此事亦未採入詩話則難免挂漏之譏矣



跋吳匏庵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明弘治癸亥宣聖六十二代孫知德承詔襲公爵入覲  
東還館閣之士洛陽劉健希賢餘姚謝遷于喬南昌張  
元楨廷祥廣陽劉機世□□仁和江瀾文瀾沂水武衛廷  
修河東張芮□□新都楊廷和介夫陳留劉忠司直東  
川劉春仁仲關西楊時暢知休南宮白鉞秉憲清平張  
天瑞天祥京口靳貴充道三江毛澄憲清清潯張潔仲  
湜睢陽朱希周懋忠清苑傅珪邦瑜湘源蔣冕敬之南  
海倫文敘伯疇淮陽陳瀾□□南城羅玘景鳴吉水徐  
穆舜和長洲沈燾良德永嘉王瓚思獻句吳陳霽子雨

括蒼葉德宗本四明豐熙原學襄垣劉龍舜卿餘姚孫  
清直卿濮陽李廷相夢弼古鄆王九思敬夫西蜀劉瑞  
德符括蒼潘辰時用富春夏賚□□汾陽劉訥邦問凡  
三十六人各賦詩贈行而掌詹事府事禮部尙書兼翰  
林院學士吳文定公寔爲之序墨迹藏曲阜孔氏迄今  
二百有餘年矣葑谷戶部出以見示想見一時館閣文  
物之盛科目得人其效如此匏庵書法具體大蘇此序  
楷書癡香乃在歐柳之間要非退筆如山未易到也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忠愍手書距今二百四十年生氣奕奕紙上所謂日星



河嶽之光在在處處皆有神物護持者札中有兩十八日抱經先生謂一在正月一在二月以予攷之前十八日當在壬子十二月後十八日則在癸丑正月也攷明史世宗紀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是歲歲在癸丑凡日月食禮部先期行知各官救護故公於途次預爲奏稿擬於日食之次日投進屆期知題目不合乃別作疏直攻分宜十大罪於正月十八日投進距到任才而月耳與本傳抵任甫一月之文正相合也彭君山跋謂端簡時已卿光祿攷端簡本傳但云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常卿據此跋知由南光祿卿轉太常矣太僕丞歷六品不得徑遷三品卿其間必尙有更歷之職史文從省皆略而不言耳

跋楊忠愍公壽徐少湖先生序稿

楊忠愍公舉鄉試後詣國子監卒業時徐文貞公爲祭酒亟賞之故有師弟子之稱此序云黃閣元老黑頭相公當在文貞枚卜以後攷文貞以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年已五十有九此序或因六十生辰而作則是年正月公已廷杖下獄禍且不測乃能置生死於度外纏纏千言理直氣壯古所稱真鐵漢者唯公足以當之其云人知壽於目前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旨



清石室文集 卷二十一  
六  
哉言乎公畢命西市年止四十而正氣常留與天地無  
極視八秩肩輿入直而爲人唾罵者其壽之修短何如  
也身後之壽公固有以自信而讀其文者猶凜然廉頑  
而立懦公真百世之師哉

跋袁氏清芬世守冊

吳門袁氏向有汝南世澤冊汪堯峯先生所題予與又  
愷交屢得寓目詫爲至寶而又愷意猶未足今春復萃  
其近年所得先世墨迹并昔賢投贈詩札裝潢成冊而  
屬予題之展讀再四歎其家世文采風流之盛而又愷  
誦芬詠烈之意尤不可及也昔王方慶以所藏十世從

祖義之等二十八人書進御所稱萬歲通天帖也古人  
家風雍穆於上世遺跡慎重而保護之此卽孝友之見  
端今簪纓華胄祖父閒有謾述任其覆瓿糊壁而不之  
惜欲其後勿棄基難矣讀此冊可以追古賢而媿薄俗  
因爲識其簡末

跋袁胥臺父子家書

胥臺先生七歲能詩早登詞館忤永嘉相改官比部及  
提學粵西長揖督府大著風采年甫四十遄疾致仕子  
魯望亦以文章趾美兩世提學鄉黨傳爲盛事今讀其  
家書二通颯縷家事細碎曲折無一不可對人言者而



廉介忠厚遂初知止之意溢於言表非徒袁之後人當奉爲世守亦徵吾吳先達風尚之美令人歎慕不置云

跋王雅宜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

王大令洛神賦今塵存十三行書家奉爲圭臬趙魏公書此賦雖有石本而真迹不傳雅宜山人書有晉法茲卷用退筆蒼勁朴老無懈可擊尤爲稱意之作杜陵內史濡染家學寫洛神飄忽若神一掃脂粉之態真女中伯時也胥臺袁氏世弃此卷漂轉數姓爲小松郡丞所得今輟贈壽階楚弓復還當爲吳中嘉話而小松之通懷敦交亦可傳已

跋袁氏先世石刻五種

汝南六俊惟胥臺先生名在明史文苑傳而謝湖先生撰述載八藝文志者尤多風流儒雅百世下聞風猶欣慕焉此石刻五種皆謝湖先生摹勒石已無存而吳文定祝京兆沈石田三公墨蹟尙在其裔孫又愷所可謂希世之寶矣表誌二通墨蹟久經散失獨有此拓本又愷手裝成冊屬予題識攷衡山待詔生於成化庚寅至嘉靖辛亥年八十有二矣而小楷精審乃爾謝湖書此表時年亦七十有四而圓勁藏鋒視中年書益收斂精神更完固斯所稱老斲輪手耶黃佐字才伯廣東香山



潘石室文集 卷三十一  
人秦泉其自號名亦列文苑傳王廷字子正嘗知蘇州府時人比之趙清獻皆一時偉人也謝湖雖栖遲不仕而文章氣誼爲世推重四方鉅人長德樂與定交屣履造門恒無虛日讀此冊可略見其槩矣

跋文壽承休承書

衡山父子三人俱工書畫當時比之鷗波趙氏衡山祿位遠不逮承旨而翰墨之妙幾相頡頏三橋昆弟則勝於仲穆仲光多矣承旨有嘉耦而文家亦有才女端容可與仲姬媲美文之後有湛持昌大其門而趙無聞焉天於文氏何厚也丙午春偶過聽松山人齋出示此本

及端容水墨花鳥冊喜而題此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叔寶書畫得法于文待詔功父承其家學亦入能品此所書後赤壁賦奇逸生動殊有玉局仙人風今人作書日趨圓熟有閒架而無氣韻宜乎好之者鮮也昨爲王鶴谿題叔寶紀行圖今題功父此卷懸磬室中虹氣貫月當移于吾嚶矣輒思豪奪呼爲吾家物何如

跋王荆石札

右王文肅公十札瞿堦鏡濤所藏皆公致政里居日與當事者以公年譜及張受先太倉志題名參攷當是與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一  
州牧南昌丁建白者建白居官有循聲而公手札詞意  
謙抑未嘗以私相干足爲大臣居鄉之法元爵崇爵皆  
公叔父少荆之子元爵後以齋公謝恩疏入都授中書  
舍人公之厚於羣從如此筆法嚴整乃其餘事爾

跋黃陶庵札

黃忠節公文章節義彪炳兩開字畫亦得顏魯公三昧  
此四十幅皆與子翼往還小牘雖信手揮灑全不經意  
而交誼之真摯居家之儉約取予之不苟皆可得諸語  
言文字之外公生平不妄交侯銀臺集中亦屢見子翼  
名知其入必端士也予璿瞿生安槎好藏前賢手跡購  
得此本重裝而新之屬予識其歲月

跋張晉江札

晉江張閣老瑞圖早年書法與董思白邢子愿米友石  
齊名其後以書魏瑄生祠碑致位公輔名列逆案筆墨  
遂不爲世所珍此帖不題姓名或標爲倪忠節鴻寶予  
璿瞿鏡濤得之定爲晉江書予審眎良然蓋罷政家居  
獲譴之後與山東巡按者所述當時閣事不無文飾然  
史家於書碑之外未聞別有指擿雖比匪之傷百喙難  
解遽加以逆名不已甚乎淳化帖有王處仲桓元子書  
曾氏鳳墅帖亦收蔡元長秦會之蓋一藝之工不可以



人廢況晉江齷齪守位非有蔡秦專權誤國之跡後之評書者當賞其神駿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

跋渤海藏真帖

趙松雪千字文後有元復初一跋予一見決爲屢作復初卒于至治二年此題云至正八年距復初之卒已廿有八年矣

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

鶴谿主人於搏換家得廢絹一束眎之則明人書心經及法華經序也世俗造佛像成虛其中以雜寶或寫經呪寶之以當五藏六府不爾則像不靈浮屠以是誑人

金錢云爾像在雲間之蘭若庵不審今尙存否此卷吾邑人所施書之者又吾邑人也閱百有六十年復流轉至吾邑而爲鶴谿所得似有前定之緣非偶然者邑有伏虎神祠舊矣王常宗神絃曲四章伏虎居其一其祠故在邑廨西不數十步今移于孩兒橋之東北實知縣王李二侯祠也祠之左舊爲公館元時平江十字路萬戶郝天麟嘗建分府于此天麟治軍撫民頗著惠政黃文獻公爲作碑記者也公館久爲居民所占而二侯祠邑人亦鮮知者予嘗過祠旁賣燈者之舍則黃碑嵌壁間宛然無恙旁倚竈突掩其大半想久而滅其跡欲募



潘研堂文集 卷三十一  
十夫移碑置祠中而未果也因牽連書于後歲戊戌正月六日丁卯

後二歲邑令姚君學甲以予言移黃碑置伏虎祠碑  
下半已斷

跋陳文貞公詩卷

澤州相國以文章經濟潤色鴻業我朝之周益公也其翰墨世不多見丁酉秋於申浦黃氏齋得見此卷詞翰雙美倘仿鳳墅之例列入名相帖中奚謝古人哉

跋江退谷手書瘞鶴銘攷艸藁

退谷先生瘞鶴銘攷板行已久此乃其手書初藁信筆

數千言絕不求工而楮墨間極生動變化之趣自黃伯思定此銘爲陶貞白書後世罕有異論張力臣獨證以爲顧逋翁書朱錫鬯復舉逋翁集中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然它日題王副使焦山別銘圖有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弢論則朱亦未嘗堅持其說也卷中采力臣說最備獨不取其證爲逋翁者旣博而精吾無間然矣

跋汪退谷手書戶部呈稿

康熙五十三年九月具呈戶部爲其尊人

鞏昌府岷州同知元綱任內抵補虧欠事時退谷以左中允在京候補

蔗畦主人得汪退谷先生手書戶部呈藁于其家敗簾



中命工裝而奔之讀者想見

先朝體恤臣下俾得自言其情雖事涉錢穀數累萬千未嘗一以操切行之而官物亦不至有矢陷之患寬仁之政度越千古後之人勿以尋常案牘視之哉

跋袁氏貞節堂卷

袁子廷禱承節母之誨讀書敦品克自樹立陟屺之慕久而不忘既繪竹柏樓居圖乞名公題詠裝成兩卷茲復以誌銘傳贊諸文次於遺象之後而以翁閣學所書貞節堂三字顏於幀首太孺人之貞心廷禱之孝行不獨汝南一門流芳亦三吳盛事也予嘗見宋槧列女傳

以顧愷之圖象與向書相附而行而武梁祠石室亦刻梁節姑姑京師節女諸象漢史載金日磾母圖象甘泉宮則圖象自漢有之與禮家愛存慈著之義固相脗合明初錫山華氏春草貞節兩卷皆名流翰墨朱性甫鐵網珊瑚具錄其文廷禱之行詒視華氏有過之而卷中詞翰亦不減前哲後有續性甫之書者亦將有取於斯矣夫



矣夫

臨師亦不為前書發音聲出甫之書音亦無音煩以漢  
辨脈既具殺其文或獻之行高師華刃百歲之而卷中  
迴所驗山華刃春草負滄兩谷皆各流解墨未判甫燈  
宮頃圖寒自難育之與甄寒愛其慈善之難固味淵合  
樂翰故故京而猶文清寒萬火輝金日輒再圖寒甘泉  
以難對之圖寒與向書味則而行而為梁師百室亦校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

嘉定錢大昕

書一

與友人論師書

日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  
足下欲以僕為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  
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  
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  
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  
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





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  
司同考之于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者  
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  
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  
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  
已也因其一曰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  
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  
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  
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師者勢  
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

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  
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墮師道  
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  
以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  
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  
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  
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  
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兢兢自守不干人以私友  
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  
僕粗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



潘石堂文集 卷三十三  
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意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  
否惟足下裁察

與戴東原書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  
枉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卽得其書讀之頃  
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  
定氣大率祖歐邏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  
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河也宣城能用西學  
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  
笑夫歲實之古強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

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  
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  
由於歲實強也以今法上攷亦必後天由於歲實弱也  
楊光輔郭守敬輩知其然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  
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攷古則所失者  
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  
稽於古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累有夏易則固非以  
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剽爲本無消長之說極  
詆楊郭以傅會西人然史冊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攷  
難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



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  
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而窮則  
直斷以爲史誤毋乃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甚難而實  
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  
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  
史之梁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真象也約  
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  
增減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  
何有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  
疑其初測之未合而改之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

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百年消長  
之法以矛盾盾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攷歲實較之  
兩冬至爲近然小餘二四二二八七五者同回之舊率  
而地谷所用也崇禎時嘗改爲二四二二八八六四矣  
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二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  
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攷千  
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  
今已置之不用而別創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使  
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圓亦  
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



遠攷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蹄爲終古之權度其迂闊亦甚矣西士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爲所愚弄不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真象也以槃爲日而詆羲和以錐指地而嗤章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撻矣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

無異辭豈少習于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請再質之足下

與段若膺書

聞足下名久矣頃邵孝廉與桐以足下所撰詩經韻譜見示尋繹再三其於古人分部及音聲轉移之理何其審之細而辨之確也聲音之變由于方言始于一方面徧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如今人讀胖爲普旺切讀閔爲戶工切卽閔有一方尙存古音終不能勝海內之口藉非隋唐之韻尙存豈復知有古音哉足下謂音變而義未改如印吾台子之台非不可變如哈音而



三台天台古人故讀若怡真通人之論先民有作豈能  
易足下之言乎足下又謂聲音之理分之爲十七部合  
之則十七部無不互通蓋以三百篇間有歧出之音故  
爲此通韻之說以彌縫之愚竊未敢以爲然也古有雙  
聲有疊韻參差爲雙聲窈窕爲疊韻喉腭舌齒唇之聲  
同位者皆可相轉宗之爲尊祖之爲和是也聲轉而韻  
不與之俱轉一縱一橫各指所之故無不可轉之聲而  
有必不可通之韻不得以魚休之轉彭亨而通庚于豪  
無俚之轉無聊而通之于蕭寧母之轉泥母而通齊于  
青也古人之音固有若相通者如真與清東與侵開有

數字相出入或出于方言或由于聲轉要皆有脉絡可  
尋非全部任意可通至如周原膺膺韓詩作牒正與飴  
茲韻歌以訊之王逸注楚詞引作諄正與萃韻字形相  
似不無轉寫之譌足下旣攷古而正經文之譌而又兼  
存此傳譌之音以爲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  
矣小雅谷風之末章足下讀怨如依與菟萎爲韻此亦  
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頃讀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  
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韵怨讀  
若抑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愚管之見未  
識有當否幸賜鑒察



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承示攷定尙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博學而明辯之可謂聞所未聞矣唯謂史漢所引尙書皆系今文必非古文則蒙猶有未諭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史公書有古文說也地理志吳山古文以爲沂山大壺山古文以爲終南是漢書有古文說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爲入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臣民上書亦得徵引許叔重說文解字所備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禮周官皆不立學者而其子冲上書進

御不以爲嫌馬班二君又何所顧忌而必專已守殘不一徵引古文乎春秋左氏與尙書古文皆非功令所用而班氏律歷五行諸志引左氏經傳者不一而足以春秋之例推之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又如漾之爲澆同之爲灑此古文之見於許氏書者而史記正與之同是又史記兼用古文之明證也足下以漢志禹貢蒼水不从小旁遂謂今文作蒼史記亦當作蒼淺人增加水旁無論莫須有三字難以服天下恐世閒如此淺人正不易得何也淺人依尙書改史記必改爲漾其能改作澆者必係通曉六書之人豈有通人而肯妄改古書者



此可斷其必不然矣說文以瀆爲古文則漾必是今文  
漢書之養水卽从古文而省水旁決非今文別作養字  
僕於經義膚淺不敢自成一家言聊罄狂簡以盡同異  
幸足下之教我

荅孫淵如書

足下研精小學於許叔重之書濳造自得求之今之學  
者殆罕其匹乃復虛懷若谷欲求千慮之一於僕僕中  
歲而讀說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過後輒忘坐是不能  
成一家言何足以益足下乎來教謂抔卽搯之省欒樹  
本一字又謂仿仞腓臂乃古通寫字徐鉉以蟀爲俗失

之太泥皆極精當春秋禘邠異文卽仿仞相通之例說  
文引詩不敢不踣又作鍊脊束亦通寫字也足下疑適  
仍息凶存才之類非諧聲以僕攷之則古文諧聲本有  
二例同音謂之諧聲同聲亦謂之諧聲同聲今人所謂  
同母也存取才聲息取凶聲鳳取凡聲皆聲之正轉翬  
从軍聲翬轉爲熏也祈从斤聲祈轉爲芹也禡卽坎字  
坎與空相轉故贛爲譌省聲乃與能相轉故仍以乃得  
聲曾與重相轉故曾以囙得聲說文艘嬰聲而讀若宰  
韃蚩聲而讀若騁翰弇聲而讀若鷹著占聲而讀若耿  
棚朋聲而讀若陪壽壽聲而讀若淑諱革聲而讀若戒



潛石堂文集卷二十三  
九  
數豈聲而讀若狠蹠扁聲而讀若萃奚入聲而讀若頌  
又讀若非古音非如悲暉是聲而讀若填楛胥聲而讀若菱  
邠年聲而讀若寧輪俞聲而讀若戾棧炎聲而讀若導  
三年導服導卽禫之轉皆聲轉之例也大學命也之命鄭云當作  
慢命卽慢之轉宋儒讀爲怠者非也唐本說文元从一  
兀聲今本無聲字元卽兀之轉故髡从兀亦从元車軌  
字說文作軌宋人疑兀非聲而刪之亦非也古之詁訓  
音與義必相應許氏訓春爲推攷爲敬警爲效居爲開  
灞爲滿莫非同聲艸根爲蓼木頂爲榘禾芒爲秒瓜當  
爲蒂亦皆同聲則仍有乃音思有凶音又何疑焉但此

義自陽冰二徐已莫能聞夾溱陋儒遂謂七音之學乃  
自西域而來此與窮子之舍衣珠而乞食無異崑山顧  
氏之言古音善矣而於聲音文字之本則猶得其半而  
失其半也若夫舍諧聲而言會意二徐之後流爲介甫  
大率穿鑿傳會自通人觀之直可覆醬瓿耳足下旣陪  
同母之可諧而又疑而不信仍以會意求之愚以爲聲  
諧而意自不悖叔重明云諧聲則必無出於非聲者雙  
聲疊韻皆天籟也表从求而讀渠之切那从秝而讀諾  
何切侮从母而讀文甫切倩从青而讀倉見切母無鄙  
切而蝦煉與雨叶難那干切而隰桑與阿叶興許應切



而小戎大明與音林叶凡一字而兩讀者皆聲之轉三百篇之例具在引而伸之非無稽之言也足下以爲然乎不乎僕前跋楊大眼造像記未詳儼字足下謂震錄卽振旅之異文敬聞命矣頃見江都汪容甫亦如足下之言卽當刊正以志不忘冬寒惟自愛不宣

荅李南澗書

尊使至知年兄于六月內奉太夫人之諱悲哀切至而僕遠在千里外無從具生芻絮酒之敬僕之抱媿甚矣來教欲僕爲表誌之文及讀年兄所撰行狀文筆古雅至性膾摯流露行墨間洵爲必傳之作昔柳州廬陵皆

嘗表其先人之墓今年兄之文自能不朽其親矣曷不仿此例爲之若僕之文平淺恐未能傳世而有虛年兄之盛意也但交好有年不敢固辭謹撰尊甫太翁墓表太夫人墓誌各一道皆摭取行狀中語掠美之諒所不免行狀所述嘉言懿行可采者甚多因篇幅毋敢太長割愛置之然卽此已足不朽矣表誌旣出一手故所載三代子姓及葬地兩篇各有詳略意取互見未識於體制有合否也撰書人銜名或在文之前或在文之後古人初無一定可以不拘結銜止署本官階今人多有書賜進士及第出身者似亦無妨但宋元碑却未見恐



是明人始有之惟稱呼弟姪晚侍之類起于近日最爲  
陋惡想好古者斷不效之耳天寒讀禮惟以道自愛不  
宣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某頓首總纂執事某學殖謏劣於輿地一門尤非專家  
志局初開未嘗與編纂之列頃以白華侍讀出差承乏  
攝事於全書體例既未甚諳瓜代之期亦不過數月惟  
是後進末學得追陪長者之步趨飲間清論不勝幸甚  
受事以後偶檢舊稿人物一門竊有貢疑敢達之左右  
夫輿地之志兼及人物特以其生長是邦游釣所枉俾

後世間其風者輿高山景行之息至若魏晉以降士大  
夫以門第相尚王必太原琅邪李則隴西趙魏謝稱陳  
魏裴號河東雖去其鄉國更數十世猶必溯其本望此  
乃氏族之學無關於地理而後之志州郡者昧於疆域  
濫收以備鄉賢之數甚可笑也顏氏本琅邪臨沂人顏  
魯公撰先廟碑稱西平靖侯含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  
葬在上元幕府山西宋書州郡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  
帝過江千餘戶大興三年立懷德縣成帝咸康元年桓  
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  
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然則延之協晁之推諸人



潘石堂文集 卷三十三  
史書琅邪臨沂者乃江左僑置之臨沂與今沂州無涉矣逮之推遭亂由齊入周子孫畱居關中爲雍州萬年人之推雖嘗名其子思魯以寓故鄉之思訖未聞還居琅邪今沂州府人物收顏師古真鄉杲鄉泉明等實沿襲之譌東坡居士嘗自稱趙魏蘇軾而頴濱遺老又名其集曰欒城今若以二蘇入真定之人物可乎不可乎愚意若此類者竝當博攷改正庶幾一洗向來志乘之陋又執事於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一條疑有脫譌委令檢照元文蓋以初任之官不當言夏調意其曾歷它官故爾愚攷漢書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匡衡

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小顏注竝訓調爲選廣韻調讀去聲者訓選集韻又訓爲試乃知古人所云調者只是試選之義略舉唐史數事證之蘇弁擢進士調奉天主簿杜正倫秀才高第調武騎尉劉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徐彥伯對策高第調永壽尉狄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參軍宋務光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張柬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劉幽求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李宗閔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李翱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皆初任而云調與韋安石傳文不異桓彥範以門蔭調右翊衛則任子初選亦云調也韋澳第進士復擢



宏詞十年不有調猶今人之不赴選也宋時人謂常調官好做常調猶云常選非今之所謂調也漢薛宣爲左馮翊以潁陽多盜賊令薛恭職不辦粟邑縣小辟易治令尹賞久用事乃奏賞與恭換縣今時州縣繁簡對調之例蓋因於此而史不云調稽之字書調亦無更換之義改調降調之名明史始有之唐以前未之有也聊舉所聞以塞下詢伏希審察

與晦之論爾雅書

得晦之書知方讀爾雅從事於訓詁及蟲魚州木之學甚慰以喜嘗病後之儒者膠訓詁而談名理日記誦爲

俗生訶多聞爲喪志其持論甚高而實僂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輩有明三百年學者往往蹈此失

聖朝文教日興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經博物相尙若崑山顧氏吳江陳氏長洲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訓不徒以空言說經其立論有本未嘗師心自用而亦不爲一人一家之說所囿故嘗論宋元以來言經學者未有如我

朝之盛者也夫六經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訓詁而能知道者欲窮六經之旨必自爾雅始注爾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孫炎沈旋諸人今惟存郭景純一家景純有音



有圖贊則今亦亾之尙書正義引景純注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又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卽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詳然則景純注亦經後人所刪非完書矣釋鳥桑鳧竊脂文凡再見攷春秋正義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盜脂膏卽如所言竊元竊黃者豈復盜竊元黃乎若冬鳧竊黃之下果有桑鳧竊脂句則景純注明云諸

鳧皆因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脂之爲淺白義已顯然毋庸爲此辨矣春秋正義又云釋鳥自春鳧鴉鵲至宵鳧噴噴凡七鳧其文相次今本多桑鳧句則當云八鳧矣故知此句乃唐以後人竄入無疑而邢氏不能辨也此不精之失也宋初古書之存者多矣邢所徵引不過九經義疏經典釋文而尙不免於遺漏它書固未能津津此又不博之失也予昔在京師有志撰述掇李孫之墜遺糾郭邢之違失至於康成之說經叔重之解字參互取訂啟悟良多嘗欲勒爲一編以附述者之後繼有刊定元史之舉力未能兼迺輟弗爲今晦之欲從事此書



則予攷稽有年千慮之中或有一得暇日出以相質何如來書疑舍人爲何人攷陸氏釋文稱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附去攷和證類本艸一部卽檢收之

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獲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

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三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勲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



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閒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餉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于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鑿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

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書亦閒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創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却以時文爲古文



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泥濘不  
及面質聊述所見吾兄以爲然否  
如淳引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佐在丞相上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  
其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顏師古據晉灼  
以如說爲非謂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爲  
實公此不通之論也史記百三十篇惟自序前半篇稱  
太史公者謂其父談其它皆自稱之詞尊父可也尊  
已不可也未爲太史公以前稱名旣爲太史公則稱  
而官此史家之常例史者所以傳信後世也何私尊之

有小司馬索隱引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  
朔皆署曰太史公以爲太史公是朔稱而又疑其未  
實愚謂朔所署曰太史公者題其書名曰太史公漢  
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此卽朔所署之名非謂書中凡稱太史公者皆朔所  
竄入也李巨來與靈臬書言太史公曰四字皆史記  
本文非後人所加亦非遷之尊其父凡稱太史公曰  
猶後世史書稱史臣曰爾此說是矣漢儀注衛宏所  
撰巨來謂衛宏注卽不可信而漢儀固有是官似分  
漢儀與注而二之則攷之未審也



與友人書

昨偶讀足下文篇未自題太僕少卿僕以爲不當脫漏寺字足下殊不謂然足下所據者唐宋石刻僕謂惟唐宋人結銜不得有寺字自明以來官制與唐宋異不當沿唐宋之稱蓋九卿之稱秦漢以來凡三變曰太常曰太僕曰光祿勳位列九卿而官名無卿字此漢魏至宋齊之制也梁陳以後官名始綴卿字後齊始定太常太僕光祿等爲九寺而唐宋因之然當時省臺院寺之名皆不入銜如中書舍人不云中書省舍人御史大夫不云御史臺大夫翰林學士不云翰林院學士世所共知

也唐人石刻如太常光祿卿之不稱寺正與此類非可書而不書也明初廢中書省而以六部爲百僚之長由是院寺司監皆以入銜與唐宋故事異矣自明中葉古文之法不講題銜多以意更易由是學士大夫之著述轉不若吏胥文移之可信足下方以古文提唱一世當起而正之勿以爲無足重輕而置之也近日古文家推秀水朱氏予觀其集中稱知府知縣必云知某府事知某縣事此宋之官制豈可施于今日亦是好古之病足下以爲然乎否

復倪敬堂書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  
頃從俞嘯樓舍親處接讀手教慰問并蒙厚儀感媿之  
私銜結肺腑 皇十二子所致賻儀亦隨祇領竊念  
皇十二子天資淳粹至性過人不孝陪講兩年曾未效  
勺涓之益前夏銜恤里門艸土昏迷不敢遽通寸啟家  
居所見邸報竝無薨逝之問直到持齋前輩南來方審  
其實而百日已過奔臨無自昔賈生以梁王勝之沒哭  
泣自傷遂至殞生區區之忱今古同揆至此項致賻係  
前秋之事乃因展轉稽遲歲華再易未減二年之字已  
成千古之悲挂劍有懷驂鸞永隔撫心載慙沒齒奚言  
惟執事察其情而哀其志焉內直諸同好及同年諸君

不及徧啟晤時乞道及無任銜感之至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三

七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私銜結肺腑 皇十二子所致賻儀亦隨祇領竊念  
皇十二子天資淳粹至性過人不孝陪講兩年曾未效  
勺涓之益前夏銜恤里門艸土昏迷不敢遽遵寸啟家  
居所見邸報竝無薨逝之問直到持齋前輩南來方審  
其實而百日已過奔臨無自昔買生以梁王勝之沒哭  
泣自傷遂至殞生區區之忱今古同揆至此項致賻係  
前秋之事乃因展轉稽遲歲華再易未減二年之字已  
成千古之悲挂劍有懷驂鸞永隔撫心載慙沒齒奚言  
不文不武不官不吏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賈不  
不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嘉定錢大昕

書二

荅袁簡齋書

得手教循環雜誦懽喜無量先生研精史學於古今官  
制異同之故燭照數計洞見癥結而猶虛懷若谷示以  
所疑俾馬勃牛溲得備扁和之采其爲榮幸非所敢望  
謹就問目述其一二惟先生詳察夫檢校兼守判知之  
名皆起於唐但唐初所謂檢校者雖非正授卻辦本職  
事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檢校納言檢校左相之類



皆列於宰相表與眞授者無別而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亦是實履其任蓋內外各官皆得有檢校若今署事矣中葉以後諸將多以軍功得檢校官三公三師僕射尙書常侍車載斗量有名無實故唐書宰相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檢校之公師不與焉猶使相之不列於宰相也而自公師兩僕射六尙書兩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而外它官亦罕有除檢校者宋史所列檢校官一十有九蓋卽沿唐末之制矣公師之班首太師次太尉次太傅次太保次司徒次司空王建由檢校太師纔遷司徒曹份以檢校太師

守司徒又數年始除守太保然則檢校太師尙在眞三公之下也若夫行守試三者則以官與職之高下而別長編載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竝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二品以下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偶檢柳公權書苻璘碑其題云輔國大將匍行左神策軍將匍輔國大將匍階正二品左神策軍將匍官從三品此高一品爲行之證也其結銜云朝議大夫守尙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正四品此下一品爲守之證也五代時李琪爲宰相所私吏當得試官其改試爲守遂爲同官所糾此試



澤石堂文集卷三十四  
不如守之證也判與知之分則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所  
云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者得之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  
潁州蓋用隔品爲判之例後來惟輔臣及官僕射以上  
領州府事稱判其餘皆稱知不稱判矣判知之外又有  
云權發遣者則以其資輕而驟進故於結銜稍示區別  
程大昌云以知縣資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  
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是也宋制六  
曹尙書從二品而權尙書則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  
侍郎從四品則權知與知亦大有別矣元祐元年文彥  
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勳國重事潞公本以守太師致

仕今復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一落也落職則爲罷  
免落致仕則爲復用其云落者謂結銜內去此字也元  
豐三年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蓋其時改官制以侍  
中中書令爲宰相職事官非退閑者所宜授故落侍中  
而進太尉以寵之亦非罷免之謂也富弼呂公著之守  
司空與蔡京之司空皆眞三公也而京不云守則尤貴  
匡師三公初拜有臨軒受冊儀宋時居此職者皆固辭  
而止若檢校官固無所謂冊拜也差遣之名惟宋時有  
之宋時百官除授有官有職有差遣如東坡以學士知  
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學士職也朝奉郎則官也



差遣罷而官職尙存職落而官如故古之優禮臣工如此非有大罪斷無儕於編戶之理至明而待士之禮薄矣方密之謂古宰相無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此特謂明之大學士耳唐宋宰相皆有印故有分日知印之法其文曰中書門下印元中書令左右丞相皆銀印若明之大學士本無宰相之名然亦未嘗無印明史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其文曰文淵閣印但文移用翰林院印不用此印而方遂以爲無之耳本朝大學士無印文移用內閣典籍廳印卽明之翰林院典籍也明之閣臣皆出翰林故典籍卽爲內閣之屬

今改典籍隸內閣而翰林院別設典簿稍區而二之矣隋書百官志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雖未明言何匹細檢下文有云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則匹當是絹匹之匹非馬匹也尊集體大息精直追唐宋作者蒙委讐校謹就鄙見所及證據一二開具別紙暑暍恐勞起居得雨稍涼當走謁不宣

再荅袁簡齋書

蒙詢秦漢賜履及唐同三品之稱謹按賜履始於商鞅以旌首功漢時或以匭功或以入粟入錢得之而賜民履一級或二級三級史不絕書大約公乘以下與齊民



無異五大夫以上始得復其身民賜廢者至公乘而止  
廢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有罪得贖貧者得  
賣與人宣帝求漢初功臣之後復其家史稱皆出庸係  
之中及攷之表則或云公乘簪裹或云公士上造大率  
皆有廢者雖擁高廢尙雜庸係廢之冗濫如此至五大  
夫以上則以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之勤事者及列侯  
嗣子然攷之史漢自卜式桑羊而外書賜廢者寥寥非  
無廢也賜廢不足爲榮史家略而不書也民廢不過公  
乘而八粟之法行則有至大庶長者大庶長去關內侯  
一級自然鬻廢而不鬻官官有員廢無員此鼂錯所謂

出於口而無窮者也先生謂普賜天下民廢自惠帝始  
旣云普矣將人人有廢又賣與何人愚攷之紀多云賜  
民廢戶一級或不云戶者史家省文師古曰賜廢者一  
家之長得之也一戶惟賜一人子姓昆弟皆不得與固  
無嫌賈用不售矣唐初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此二官  
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階故入相而官未至侍  
中中書令者必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其資望稍輕者則  
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歷以後升侍中中書令爲二  
品自後入相者但云平章事無同三品之名矣當時除  
三公者固不乏人未嘗以三品爲限但三公不必知政



事而居宰相者不皆二品以上官中葉以降竝有除侍  
中中書令而不入政府者矣若謂官不得過三品唐志  
本無此文也區區所聞惟先生決其然否

三荅袁簡齋書

別來又逾旬日溽暑未退不得時奉誨言伏惟台候萬  
福昨蒙詢及史事數則謹就記憶所及略陳一二以備  
采擇宋時諸州設通判其結銜云通判某州州事元  
諸路總管府置同知其結銜亦云同知某路總管府事  
其稱某府同知某府通判則始於明時亦猶宋之郡守  
稱知某府州府事而明直稱某府知府也通判在宋初

雖有監州之諺然其權仍出知州之下中葉以後其選  
益輕東坡通判杭州寄子由詩有餘杭別駕無功勞之  
句則通判之稱別駕宋時已然若同知俗稱司馬想是  
起於明時然以唐制言之別駕司馬雖均爲刺史之佐  
而司馬卻在別駕之下夏澍而上之至於兩漢則司馬  
乃典兵之官本非郡僚攷續漢書百官志將軍之下有  
司馬一人其領軍皆有部曲部有軍司馬一人曲有軍  
候一人又有軍假司馬軍假候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  
馬今人所得漢印有軍司馬軍假司馬別部司馬軍曲  
候諸稱皆將軍之屬領兵者若郡守之貳爲丞爲長史



無所謂司馬也刺史之下只有從事掾史亦無司馬也  
晉宋以降除刺史者必加將軍持節都督軍事故刺史  
之屬得置司馬隋唐改太守爲刺史因以司馬爲郡佐  
亦習焉不察耳漢制刺史之屬有治中從事別駕從事  
皆州自辟除秩止百石較之縣令爲卑而魯子敬稱龐  
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者  
蓋其時州牧專制一方幕府元僚得參生殺予奪之柄  
較之百里作宰者輕重大不侔矣元中書省有右丞相  
左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參知政事皆稱宰  
輔而秉政者丞相也皆蒙古色目世家爲之平章閒有

用事者右丞以下雖曰與聞國政其委任已輕矣世祖  
之世平章兼用漢人成宗以後漢人授平章不過李孟  
張瑄王毅三人右丞以下始參以漢人然南人初無入  
中書者順帝時始有危素一人亦僅得參政耳色目三  
十一種輟耕錄具載其目要其最貴者回回畏吾康里  
唐兀欽察雍古數種而已契丹女直謂之漢人不在色  
目之列幹耳朶者蒙古語猶言營盤也太祖四幹耳朶  
皆有皇后數人元時稱皇后者不必正宮猶之皇子皆  
稱太子宗女悉號公主也元時各路總管府及州縣俱  
置達魯花赤王圻謂達魯花赤國言荷包壓口蓋取管



轄之義然元人稱州達魯花赤曰監州縣達魯花赤曰  
監縣則又有監察之義矣遼金之世所云一字王者如  
秦王魏王之類皆國王也罷王則必兩字如混同罷王  
金源罷王是也金史百官志諸乂詳穩一員在部族節  
度使之後諸移里董司之前則乂亦部落之稱古今字  
書俱無乂字記有一書讀乂作管音亦不知所據也咨  
中未攜書籍兼之多病善忘註漏舛錯不知所裁惟執  
事教之

答大興朱侍郎書

蒙閣下垂詢以國語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此

周人述周事必無差誤而它書或云歲在己卯或云辛  
卯似不相應大昕嘗習劉子駿三統術於國語所云歲  
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竈  
者推驗其時日次度無不脗合古法歲星與太歲常相  
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移一次周則復始  
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必  
在未三統術上元起丙子歲依歲術步之則武王克商  
之年當直辛未孔穎達詩正義云文王受命十三年辛  
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孔疏所言與國語歲在鶉火  
之文正相合矣自周受命以後至於秦漢皆有紀年可



攷非若夏商以前之茫昧而後人譜紀年者皆以周克  
殷爲已卯歲相較差八年者蓋古術太歲與歲星皆有  
超辰之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太歲亦超一  
辰積年逾久則超年亦漸多今人以漢高帝元年爲乙  
未武帝太初元年爲丁丑而班孟堅於漢元年引漢志  
曰太歲在午於太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因敦孟堅所  
引者西京之注記則西京猶用超辰之法而東漢臺官  
已鮮知之故虞恭宗訢輩言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又言  
歲無由超辰蓋太歲不用超辰昉於東漢而相沿到今  
以今法溯古年則武王克商固宜在已卯矣然鄭康成

注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  
然則今術太歲非此也今之太歲異於古之太歲鄭於  
周禮注中已明言之非大昕臆說也呂氏春秋維秦八  
年歲在涪灘以今法推之秦始皇八年當爲壬戌而云  
涪灘相差兩年亦以太歲超辰故也超辰之法廢於東  
漢東漢距西漢尙在百四十四歲以內故差止一年其  
距秦始皇則已在百四十四歲以外故差至二年積至  
周初已閱千有餘歲故差至八年以今法言之則已卯  
歲本不誤而在古法則必爲辛未不得爲已卯若竹書  
辛卯皇甫謐乙酉之說則誕而不足信矣閣下謂歲星



在午則太歲爲作噩此據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之  
文然淮南言太陰史公言歲陰俱不言太歲太陰卽歲  
陰也亦周行十二辰而常在太歲後二位古人制攝提  
格以下十二名本言太陰所在而後人移屬之太歲失  
其舊矣何以言之淮南云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  
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柳七星張者鶉  
火之次也六月日在鶉火歲星與日同出東方是月斗  
建未而太歲亦在未故鄭注馮相氏謂太歲者歲星與  
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而歲名則曰作噩此古人  
以太陰紀歲不以太歲紀歲之證也推之十二月盡然

淮南雖未明言太歲所在而其上文云太陰在寅寅爲  
建子爲開主太歲則知太歲之非太陰又知太歲常在  
太陰之前二辰矣以淮南史公紀歲之列推之則謂周  
克商之歲歲名作噩固可要是太陰所在非太歲所在  
也漢太初元年史記以爲闕逢攝提格之歲此以太陰  
言之而班史謂歲名困敦則指太歲所在讀史漢者往  
往於此致疑其實無可疑也東漢以後術家不用太陰  
但用太歲又去其超辰之法于入算雖便捷而古書之  
難通者多矣鄙著史記攷異曾一及之而語焉不詳茲  
因閣下之詢爰述所聞以對惟幸裁察



與孫淵如書  
去歲兩奉手書慰問周至足下在西曹蘇劇之地而撰述甚富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豈不作吏亦未必不廢也尊集中太陰攷一篇不信太陰與太歲爲二蓋用張揖廣雅之說愚謂古人旣以太陰紀歲天官書又謂之歲陰卽以當太歲似無不可然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旣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昭然察矣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卽翼奉封事亦似以

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稚讓魏人安得不云爾乎足下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按淮南太史公皆以太陰紀歲漢志則以太歲紀歲兩法不同漢志依太初術太歲在寅則歲星在營室東壁以正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無訛也太歲在卯則歲星在奎婁以二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降婁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此真太歲所在也淮南史公所謂攝提格歲者太陰在寅太歲本在子也其歲星舍斗牽牛卽星紀之次當以十一月出東方淮南之文本無誤而史公云正



月者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也漢志與史公文  
同而實異依石氏則與史公不異但淮南與史公文異  
而實同知太陰太歲之有別則相說以解矣古法太歲  
左行於地歲星右行於天其相應與月建月將之相應  
同鄭康成注周禮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  
建之辰也今按歲星舍斗牽牛爲星紀丑宮十一月日  
躔星紀是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月斗建在子吾是  
以知太歲之本在子也而淮南史公明云攝提格歲吾  
是以知太陰太歲之必有別也淮南云太陰在四仲則  
歲星行三宿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與天官書正合晉

灼故太陰爲太歲遂有兩歲之差矣淮南斗杓爲小歲  
咸池爲大歲大與小對今本亦作太歲此轉寫之譌非  
別有太歲如世俗所云月太歲也漢碑歲在戊午名曰  
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足下  
所撰太歲歲星左右周天圖依天官書次之但可云太  
陰或云歲陰若指爲太歲則恐未合於古且與鄭康成  
亦相矛盾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不過約其大率其實  
歲行一次尙有餘分積至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  
次古人謂之超辰服虔謂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  
此超辰之證也足下不信歲星有跳辰則左氏所紀歲



在之文不幾前後不相應乎古法不獨歲星有超辰而太歲亦有之自後漢四分術行而太歲無超辰之法相沿到今然通儒如鄭康成者猶能言之故有今稱太歲非此之語卽如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以今法推之當爲丁丑漢太初元起丙子後人亦命爲丁丑蓋其時距後漢百有餘年當超辰故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涿灘高氏謂秦始皇卽位八年也以今法推之當爲壬戌而云涿灘者秦初距後漢二百餘年當超兩辰故差二年也又溯而上之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先儒以爲辛未歲見孔穎達疏而今人命爲己卯自周初至後漢千有

餘年當超八辰其年數固無多寡也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亦以太歲有超辰無一定之榦枝不如歲星之垂象章章可稽耳後代棄超辰之法而歲星不與太歲相應則用歲星誠不如用太歲之簡易然而古書之難通者遂多則古法不可不講故願與好古君子盡其同異唯足下幸教之

荅盧學士書

來教謂續漢志述二十四氣中星大寒旦中當是心半非心二半僕初校時但據闡本添二字初未布算茲以四分術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向來粗心之誤受教良非



淺矣惟是尊教云字與節相距之度不過十四十五之間則恐未爲定率節以且申一條言之斗少至斗十一斗十一至斗廿一相距當十度參五至斗十六斗十六至鬼三橋距且廿度其以與於蓋漏之長短不齊非如日所照度之有常也至心半之半刊本似作大書竊謂半與少大皆不滿一度之別在當與少大強弱一例分注它如鸞鷲斗少大暑尾斗半白雲參五半小雪室二半大雪壁半諸小半字亦皆不應大書也上文論昏明定度一條但云其餘四之如法爲少而不言半大似亦缺漏宜依乾象術之例添二句云二爲半三爲大方

與後文相應未審閣下以爲何如間文從卽日過蘇相昭非遠天寒珍重眠食不宣

又

讀閣下所校太元經云向借得一舊本似北宋刻未署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大昕案宋時寄祿官分左右唯東都元祐南渡紹興至乾道爲然蓋以進士出身者爲左任子爲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句當公事爲幹辦公事此結銜有幹辦字則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句當字多易爲幹當此南渡史臣追改非當時本文也去冬於吳



門見司馬溫公集注太元六卷後附許翰解四卷舊鈔本甚完善袁上舍又愷曾借錄其副溫公書亦收於道臧許解則道藏并未收也不識閣下已見之否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足下謂秦楚之際月表當稱秦漢不當以楚踞漢先儼然承周秦之統其意誠善然蒙未敢以爲然也史公著書上繼春秋予奪稱謂之間具有深意讀者可於言外得之卽舉月表一篇尋其微旨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何謂抑秦秦之無道史公所深惡也秦雖并天下附書於六國表之後不以秦承周也及陳

涉起事秦猶未亡也而卽儕諸楚齊燕趙之列則猶六國視之也雖稱皇帝者再世與楚之稱霸王等耳表曰秦楚言秦之與楚匹也何謂尊漢史公以漢繼三代不以漢繼秦若繫漢於秦之下是尊秦而貶漢也十二諸侯年表不題周而周尊秦楚之際月表不題漢而漢尊秦楚皆亡國之餘以漢承之失立言之體矣陸賈楚漢春秋其命名不如史表之正也何謂紀實楚雖先亡覆秦之社稷者楚也漢高初興親北面義帝漢王之國又項羽封之秦亡之後主天下命者非楚而何本紀旣述其事而表又以秦楚之際目之言天下之大權在楚也



此亦實之不可沒者也自王子師詆子長爲謗史宋元明儒者訾議尤多僕從未敢隨聲附和蓋讀古人書誠愛古人而欲等其用意之所在不肖執單詞以周內文致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天官書文字古奧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於甘石之傳今世所稱甘石星經乃後人僞託多襲用晉隋二志而稍爲異同要其剽竊之迹自不能掩較之太史公書猶周鼎之與康瓠也易曰天垂象春秋傳曰天事恒象古人測星但舉其大而明者取象以擬百官庶物後世

臺官增入附近微細諸星名目雖多轉不如古人之簡易且如危三星有蓋屋之象故云危爲蓋屋而後人別指旁小星以實蓋屋之名咸池本兼五潢五車三柱而言故云天五潢又云五帝車舍其匡衛甚廣因以表西方諸宿淮南天文訓咸池者水魚之罔也又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蓋斗爲帝車咸池亦以五車爲匡衛皆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天潢之義與咸池同潢卽池也後人析爲數名但以三小星當咸池失其義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



天之五官豈專指三小星而言哉足下據晉志以糾史公愚謂晉志星名係後來增加非史公之疏漏也足下又疑西宮下缺白虎兩字愚謂參爲白虎已見下文此處不當更舉史溱未嘗以四獸領四方諸宿或先書或後書於例初無嫌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

來教駁僕所論武安侯奉邑食餽一條謂欒布所封俞乃別一地非清河之餽且言縣侯必盡食一縣反覆援引可謂博學而明辨矣然愚意猶有未釋然者攷呂后封俞侯呂宅景帝封俞侯欒布班表皆不言封國所在

至蘇林酈道元司馬貞輩始以清河之餽當之足下疑其別有一俞地固無不可至謂封國必盡食一縣不獨陳平一人則愚請以史溱正文證之樊噲初封舞陽侯其後益食邑者再後乃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則樊噲初封未能盡食舞陽一縣也夏侯嬰初封汝陰侯其後益食邑者三乃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則滕公初封未能盡食汝陰一縣也灌嬰初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已號潁陰侯其後乃定食潁陰五千戶則灌嬰初封未能盡食潁陰一縣也蕭何封鄼本八千戶後又益二千戶及其後裔紹封戶或二千四百或止二千或并不及二千



而鄧侯之名不改曹參封平陽本萬六百餘戶及其後裔紹封僅二千戶亦號平陽侯然則列侯但以封戶定其疆界而食之此外尚有餘地仍屬有司理可信矣要以後漢書證之伏湛封不其侯傳國至建安中始絕而靈帝時已封宋酆爲不其鄉侯則不其一縣除伏侯食邑外尚有它鄉也以是推之欒布食邑僅千八百戶鄒縣戶口必不止此數其爲武安食邑亦無足異矣漢縣本有大小之分其大小以戶口而定所謂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也陳平封五千戶與曲逆見戶數適相等故得盡食其縣其餘諸公封戶雖多而其縣見戶或

浮於封戶之數則不能盡食矣非平之食封勝於蕭曹也足下又謂陳平盡食曲逆乃兼指亡匿戶口言之亦恐未然夫漢之封國雖計戶口仍以疆域爲斷史公言漢初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是則復業戶口在列侯封內者例得兼食之不獨曲逆爲然史何必特書於本傳耶若陸賈之說陳平云足下食三萬戶侯乃據秦時版籍言之平旣全食此縣故舉全盛之數以誇其富耳若云當時復業真有此數則十數年之間斷不能頓增五倍而休養百餘載至元光之世



乃轉耗其半尤無此理矣僕於讀史擇善而從非敢固執已見但以史漢參攷封君之盡食一縣者自曲逆而外既不多見而欒布之封郿其說始於蘇林林去漢不遠或有所據故復申其義唯足下幸教之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門人吳嘉泰校字



